

# 当前欧洲穆斯林兄弟会发展形势<sup>\*</sup>

朱剑虹<sup>◎</sup>

**内容提要:**自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进入欧洲以来,一直存在争议。欧洲与穆兄会有历史渊源及血缘联系的伊斯兰教组织,多以慈善、教育、文化机构或学生、妇女联合会的形式出现,为避免受中东国家穆兄会负面舆论冲击,大多否认与穆兄会存在联系。基于历史上的亲缘性,这些组织很难在公众舆论中彻底与穆兄会切割。欧洲穆兄会的发展历史及现状,是研究当前欧洲伊斯兰教的重要视角,可为深入研究欧洲伊斯兰教热点和穆斯林融入提供一定思路。

**关键词:**欧洲 穆斯林兄弟会 伊斯兰教 穆斯林

**作者简介:**朱剑虹,中央统战部宗教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穆兄会是研究伊斯兰教政治参与的最典型案例。“阿拉伯之春”后,穆兄会及与其有血缘关系的逊尼派伊斯兰政党在中东地区经历短暂的高光时刻转而暗淡,随后被埃及、沙特、阿联酋等国定性为恐怖组织,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力在中东虽得以保留但也逐渐失势。穆兄会精神领袖优素福·卡拉达维认为,伊斯兰运动在中东穆斯林国家只能发挥有限影响,因为这些国家“带有敌意的政权”对其进行遏制,但穆兄会的意识形态可以在欧洲穆斯林群体中发挥领导作用。一方面由于欧洲多元文化、言论自由的环境为宣扬穆兄会意识形态提供外部空间;另一方面欧洲的伊斯兰主义者有着充足的资金来源和金融网络,能为穆兄会发展提供便利。<sup>①</sup>欧洲是观察穆兄会发展和当前政治参与情况的新视角,尤其当前极右翼语境下的欧洲穆兄会和自我界定具有温和性质的穆兄会在叙事上存在较大差异,如何看待、定性欧洲穆兄会尚无定论,已有研究也较少纳入对穆兄会意识形态影响的考量。

## 一、欧洲穆兄会组织的建立、发展和理念变迁

20世纪50年代开始,纳赛尔政权将穆兄会视为对安全的主要威胁,随后几十年叙利亚、突尼斯、伊拉克等政府也开始对穆兄会进行镇压,穆兄会骨干成员前往欧洲国家寻求庇护,其中有赛义德·拉马丹、优素福·纳达、贾莱卜·希马特、拉希德·加努奇、艾哈迈德·贾巴拉以及一些阿拉伯学生,在学生团体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早期组织,作为穆兄会在欧洲的分支机构。<sup>②</sup>其成员大多为忠于哈桑·班纳信条的大学生。如1958年在德国慕尼黑建立的清真寺建设委员会,德国穆斯林学生邀请赛义德·拉马丹主持该委员会工作。<sup>③</sup>在英国,最早的穆兄会组织也是学生团体,即1961年成立的穆斯林学生协会(Muslim Students' Society)和1963年成立的伊斯兰学生社会联合会(Federation of Student Islamic Societies)。60年代后,巴基斯坦的伊斯兰促进会(Jama'at-i Islami)在英国建立组织,与穆兄会有着亲缘性

<sup>\*</sup>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宗教学青年项目“伊斯兰教在欧洲地区的发展及其社会影响研究”(编号:21CZJ016)的阶段性成果。

<sup>①</sup> 汪波:《欧洲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性质和内在结构》,《国际观察》2015年第4期。

<sup>②</sup> Lorenzo Vidino, *The New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W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7.

<sup>③</sup> 李光:《欧洲穆斯林兄弟会》,《国际研究参考》2019年第9期。

的意识形态。<sup>①</sup> 1963 年成立于法国巴黎的法国伊斯兰学生协会 (Association des Etudiants Islamiques en France), 由反对阿里政权的突尼斯人哈密·杜拉建立, 与穆兄会关系密切, 在尼斯、斯特拉斯堡、图卢兹、马赛、尼姆等设分支机构。该组织强烈反对融入法国, 其目标是将阿拉伯知识分子从西方思想中分离出来, 回到《古兰经》中。<sup>②</sup> 70 年代末, 随着大批穆斯林劳工涌入欧洲地区, 欧洲穆斯林社区激增, 穆兄会组织逐渐成熟, 建立起数十个协会。其内部架构反映了哈桑·班纳初创穆兄会的模式, 下设青年和妇女分支机构、杂志和宣传委员会、学校和研究机构。1973 年, 西方穆兄会第一次会议在伦敦的剧院举行, 由沙特大使馆组织举办, 旨在欧洲伊斯兰主义领导人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同年, 在沙特及其他伊斯兰教国家的资金支持下, 欧洲伊斯兰委员会 (Islamic Council of Europe) 成立。

最初来到欧洲的穆兄会骨干人员致力于在欧洲国家建立接近中东穆兄会意识形态的组织机构, 到 20 世纪 80 年代, 随着欧洲穆斯林新一代的出生、成长, 他们将欧洲作为生活和发展的重心, 开始进行适应欧洲社会和文化的调整和努力。出现了如法国伊斯兰组织联盟 (Union des Organisations Islamiques de France, 1983)、德国伊斯兰社区 (Islamische Gemeinschaft in Deutschland, 1982)、英国穆斯林协会 (Muslim Association of Britain, 1997)、比利时伊斯兰文化联盟 (Ligue Islamique Interculturelle de Belgique, 1997)<sup>③</sup> 等组织, 这些协会的创始成员曾为埃及穆兄会高层人士, 因此被视为欧洲穆兄会在各国的分支机构。

1989 年创立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伊斯兰组织联合会 (Foundation Islam of Europe), 被视为穆兄会在欧洲创建的具有泛欧结构性质的伞状组织, 该组织联合欧洲各国伊斯兰教组织, 在涉伊斯兰问题上充当泛欧游说团体。<sup>④</sup> 从组织架构来说, 欧洲伊斯兰组织联合会自建立之初, 其下设行政部门与埃及穆兄会相当接近。该组织于 2020 年更名为“欧洲穆斯林理事会” (The Council of European Muslims)。下设机构包括: 欧洲穆斯林青年和学生组织联合会 (The Federation of European Muslim Youth and Student Organizations, 1995)、欧洲人文科学研究所 (The European Institute for Human Sciences, 1992)<sup>⑤</sup>、欧洲法特瓦研究理事会 (The European Council for Fatwa and Research, 1997)<sup>⑥</sup>、欧洲穆斯林妇女论坛 (European Forum of Muslim Women, 2005)、欧洲信托基金 (Europe Trust, 1996)<sup>⑦</sup>, 以及由 28 个国家的伊斯兰教组织联合签署的《欧洲穆斯林宪章》 (Muslims of Europe Charter), 该宪章重视穆斯林的社会整合和欧洲公民身份, 鼓励欧洲穆斯林积极参与

① 李光:《欧洲的穆斯林兄弟会——以政府间的关系为视角》,《外国问题研究》2019 年第 3 期。

② Alexandre del Valle, “Islamistes de France: Stratégies de conquête: du faible au fort”, *Outre-terre*, 2003.2, p. 142.

③ Pew Research Center, *Muslim Networks and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2010.9, p.21.

④ European Conservatives and Reformists Group, *Network of Networks: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Europe*, 2021.10, p.36.

⑤ 位于法国、德国、英国和芬兰的学校网络, 主要培训欧洲的伊玛目, 被称为“欧洲的伊斯兰神学培训机构”。其第一位管理者是祖海尔·马哈茂德, 是法国伊斯兰组织联盟的主席和联合创始人。

⑥ 总部位于柏林, 是专门发布伊斯兰教令的“法律机构”, 帮助欧洲穆斯林在欧洲非穆斯林占多数的社会中调和他们尊重伊斯兰法律的愿望。历史上由优素福·卡拉达维领导, 大多数学者都与穆斯林兄弟会在欧洲或中东/北非的分支有联系。几乎一半的欧洲法特瓦研究理事会成员来自于非欧洲国家 (大多是中东国家)。

⑦ 总部设在英国, 但在欧洲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 主要从事金融活动, 房地产等项目, 为欧洲活动的穆斯林组织实体提供资金。

政治，加强欧盟穆斯林之间的合作。<sup>①</sup>

欧洲穆斯林理事会的小伙伴覆盖 30 多个组织，其中奥地利伊斯兰文化委员会（Liga Kultur Verein, 1998）被奥地利的政治家、媒体、评论员指控为“穆兄会组织”，认为其与全球穆兄会网络有着广泛的个人、组织、财务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联系。<sup>②</sup> 目前的法国穆斯林联盟（Musulmans de France），其前身是法国伊斯兰组织联盟，它汇集了全法 250 多个协会，但一直否认与穆兄会的关系，试图软化自身形象。在英国，爱尔兰伊斯兰文化中心（Islamic Cultural Centre of Ireland, 1996）和爱尔兰穆斯林协会（Muslim Association of Ireland, 2001）与欧洲穆斯林理事会有着紧密的意识形态和资金方面的联系，以及领导人物的交叉。这些组织逐渐成长发展，成为欧洲各国穆斯林社区中颇具影响力的组织。

欧洲穆兄会在长期发展中，其意识形态和目标不是对原先埃及穆兄会的还原和坚持，而是逐渐呈现出适应性一面。最突出表现是从伊斯兰神学层面对西方进行定位，1986 年法国伊斯兰组织联盟召开的研讨会上，一些著名学者开始重新界定伊斯兰教义，认为传统上关于“伊斯兰之地”与“战争之地”的两分法已经难以适用当前穆斯林大量居住欧洲的现实需求。他们认为当前欧洲虽不符合“伊斯兰之地”，基于穆斯林移民在欧洲享有信仰伊斯兰教的自由，也不能将其定位为“战争之地”。费尔萨·阿尔·马拉维首先提出西方国家应成为“布道之地”，穆斯林作为生活在欧洲的少数群体，有义务传播自身的宗教信仰。1989 年的法国伊斯兰组织联盟会议上，突尼斯复兴运动党领导人拉希德·加努奇认为法国应被视为“伊斯兰之地”<sup>③</sup>，该观点得到伊斯兰教组织认可，解决了穆斯林移民在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安葬的合法性问题。这些神学层面的讨论解决了穆斯林移民在西方的角色定位。西方穆兄会将自身视为欧洲政府与穆斯林社区之间沟通对话的桥梁，直到今天，这种桥梁纽带作用仍在政府与穆斯林社区接触中发挥作用。

## 二、当前西方语境中的欧洲穆兄会

穆兄会在欧洲长期存有争议。早期穆兄会成员在多个欧洲国家建立起分支，相互独立，并没有形成单一的、具有正式结构、组织严密的中心组织。随着发展演变，目前欧洲社会存在的一些伊斯兰教组织，如宗教协会、学生联合会、慈善基金会等，为避免受穆兄会负面印象牵连，有意淡化、隐藏自身与穆兄会之间的关系。普遍认为，当前欧洲穆兄会并不是容易识别的群体。目前在西方研究者、官方及媒体语境中，“欧洲穆兄会”可以指称三类不同但有关联的群体，也代表了该组织的发展阶段。

第一类是从阿拉伯世界来到欧洲的第一代，是欧洲穆兄会的先驱，他们被称为“纯粹的兄弟”，指那些经过严格招募和宣誓程序，在穆兄会组织中承担一定职务，他们在欧洲各国创建了和原籍国相似结构的分支，属于秘密组织或非公开的组织。第二类被称为“再生的兄弟会”，指来到欧洲的穆兄会成员建立的各种活动组织网络，这些组织实体并没有公开与穆兄会的联系，但代表了秘密的穆兄会分支机构的公开一面，如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欧洲本土成立的伊斯兰组织。“纯粹的兄弟”和“再生的兄弟会”构成了欧洲穆兄会的二元结构。第三类是“受穆兄会影响的组织”，即在历史、资金网络以及意识形态方面与穆兄会有联系，但没有

① Council of European Muslims, Muslims of Europe Charter, <https://eumuslims.org/en/islam-europe>. ( 阅读时间：2022 年 11 月 20 日 )

② Lorenzo Vidino,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Austria*,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17.8, p.20.

③ 李光：《欧洲的穆斯林兄弟会——以政府间的关系为视角》，《外国问题研究》2019 年第 3 期。

明确的组织机构层面的联系。<sup>①</sup> 总体而言,欧洲穆兄会明确的正式成员很少,主要是创建的公共组织。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洛伦佐·维迪诺在《西方的新型穆兄会》(*The New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West*)中总结 7 个因素作为界定欧洲穆兄会的判断指标,即(1)历史方面的关联;(2)遵循穆兄会的方法和组织模式<sup>②</sup>;(3)关注哈桑·班纳、毛杜迪、库特布、卡拉达维等学者文本的翻译、出版和广泛传播;(4)与其他穆兄会组织频繁联系;(5)经济网络联系;(6)对卡拉达维的非正式效忠<sup>③</sup>;(7)组织方面合作,如与欧洲穆斯林理事会合作,该组织涵盖了欧洲各国普遍认定的“穆兄会组织”。<sup>④</sup> 目前欧洲学界、相关研究机构及媒体多沿用这一定义。

在欧洲社会长期的发展中,穆兄会泛欧结构及其各国分支机构既呈现出依托政府、寻求合作、力求代表穆斯林社区的一面;也呈现出与主流社会、文化颇为紧张的一面。欧洲国家也因为对穆兄会在本国的发展欠缺了解,在对欧洲穆兄会的定性上出现分歧,导致在一些关于穆斯林问题的决策上出现问题。有些研究认为,穆兄会在欧洲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主要体现出温和伊斯兰的性质,甚至在整合欧洲穆斯林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对欧洲穆兄会持宽容态度,以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学者乔阿斯·瓦格梅克斯(Joas Wagemakers)的著作《穆斯林兄弟会:意识形态、历史、后裔》(*Muslim Brotherhood: Ideology, History, Descent*, 2022)为代表,将欧洲的穆兄会描述为民主、务实和多元化的运动,而不是一个组织机构,目前在欧洲处于弱势发展,分裂和无组织状态。欧洲穆兄会已经从“早期”的暴力意识形态和策略,不再诉诸暴力和遵循库特布的教义,而是采取和平主义教法,并放弃了实施伊斯兰教法和建立伊斯兰教国家愿望的主张,应该被视为欧洲社会进步的伊斯兰教力量。另一方面,宗教极端主义是欧洲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在此背景下,欧洲国家重视对本国境内伊斯兰教团体和组织的研究。随着欧洲右翼势力活跃政坛,西方国家蔓延着“伊斯兰教恐惧症”,一些关注当下欧洲穆兄会发展情况的智库报告纷纷出现。不少智库报告将穆兄会视为影响欧洲安全的“危险因素”,将其“问题化”。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奥地利政治伊斯兰研究中心于 2021 年 2 月发布的《穆斯林兄弟会的泛欧洲结构》(*The Muslim Brotherhood's Pan-European Structure*);欧洲保守派与改革派团体于 2021 年 10 月发布《欧洲的穆斯林兄弟会》(*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Europe*);设立在纽约和伦敦的非营利组织反对极端主义项目发布《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于 2022 年 7 月发布《迷失在转型之途:2022 年穆斯林兄弟会》(*Lost in Transition: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2022*)。另外,一些报告以国家为个案,如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极端主义项目于 2017 年 8 月发布《奥地利的穆斯林兄弟会》(*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Austria*);“欧洲激进化之眼”于 2021 年 1 月发布《英国的伊斯兰主义组织:从拉什迪事件至今》(*Islamist Organizations in the United Kingdom: From the Rushdie Affair to Present Day*);同年 9 月发布《瑞典机构如何停止对穆斯林兄弟会的资助》(*How a Swedish Agency Stopped Funding the*

① Lorenzo Vidino, *The Muslim Brotherhood's Pan-European Structure*, pp. 6-7.

② 即通常采用“Paramosque”结构,清真寺不仅是礼拜场所,也是社区活动的中心,是社会、政治、宗教、教育和政治参与的平台。

③ 西方穆兄会在卡拉达维领导的全球穆兄会网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据洛伦佐介绍,在大多数情况下西方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接近于卡拉达维,而非埃及穆兄会。

④ Lorenzo Vidino, *The New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W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43-49.

*Muslim Brotherhood*)、2022年5月发布《意大利的穆斯林兄弟会与霍梅尼主义》(*Muslim Brotherhood and Khomeinism in Italy*)等。

当前如何定位欧洲穆兄会,学界尚无明确定论。从其自身定位而言,欧洲穆兄会为摆脱中东地区穆兄会影响,多展示温和形象,以代表欧洲穆斯林社区为其政治参与目标,与政府和欧盟机构深入合作,在抵抗种族歧视、为穆斯林群体谋取权利方面发挥作用。欧盟机构曾花费8000万欧元资金资助与穆兄会有关的伊斯兰教青年组织、慈善组织等。<sup>①</sup>但基于欧洲各国穆斯林社区形成的独特历史,欧洲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具有多样性,很难简单以穆兄会的意识形态垄断欧洲穆斯林社区的代表权。随着右翼政治势力在政坛活跃,欧洲穆兄会的生存处境并不“理想”。欧洲穆兄会游说团体与左翼政党之间的往来常常被右翼政党诟病,欧洲媒体界对穆兄会、政治伊斯兰普遍缺乏了解,不免将其解读为极端组织而忽视其积极影响。从外交层面来看,出于政治权谋,欧洲决策圈常以政治伊斯兰作为制衡海湾国家伊斯兰教君主制政权的工具,使得欧洲穆兄会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更为复杂。<sup>②</sup>

### 三、当前欧洲穆兄会的相关讨论

随着欧洲穆斯林教育水平的逐渐提高和价值观的代际变化,尤其是在西方长大的一代,他们对伊斯兰教与西方关系、自身信仰身份和社会身份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在组织参与方面更为活跃,加之欧洲穆兄会的存在形式和自身结构的复杂性,引发诸多讨论。

#### (一) 典型的“欧洲伊斯兰教问题”?

欧洲新闻界常常以“阴谋论”解释穆兄会,重点关注它实现泛伊斯兰主义的目标,将欧洲穆兄会的一切行为视为基于“故意渗透”的意识形态指导,是对欧洲公民的整体威胁,并在全世界构建全球穆兄会网络。按照哈桑·班纳或优素福·卡拉达维的初衷,掌握政权是穆兄会自始至终的目标<sup>③</sup>,随时可能通过其现有的组织架构激活其“隐匿”组织,将西方变成全球伊斯兰国家的一部分,以实现夺取权力或全面的“伊斯兰化”。将欧洲穆兄会问题化一般基于四个原因,即阻碍少数族裔的融合、煽动种族间仇恨、助长不同族群间仇恨情绪、滋生恐怖主义。近些年,因大多中东伊斯兰国家将穆兄会列为恐怖组织和机构,或多或少影响西方国家认知,认为欧洲穆兄会组织有传播政治伊斯兰、助长激进主义与西方世界敌对的风险。德国联邦议会在2022年7月发布的报告显示,穆兄会在德国境内人数扩充,在奥地利边界进行跨境活动,集中精力向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进行“渗透”。“阴谋论”的解释是否适合定性当前的欧洲穆兄会与全球穆兄会网络的关系,欧洲穆兄会是否能作为集体意识形态在欧洲穆斯林社区产生影响,需要多个部门联合“诊断”。从现实层面观察,所谓的欧洲穆兄会组织与中东地区的穆兄会联系并不突出,加之穆兄会严格的入会仪式,新一代欧洲穆斯林鲜有获得穆兄会资格。

#### (二) 欧洲伊斯兰教合法代表?

近十年,欧盟机构在资金上支持欧洲穆兄会相关组织,一些伊斯兰教组织积极参与政治、在政府间游说,为欧洲穆斯林社区争取权利,在反对种族主义、歧视,以及头巾问题等方面积极行动,持续与政府和官员互动,力图成为欧洲穆斯林表达诉求的窗口。2019年3月,欧

① Global Influence Operation, Europe and the Global Muslim Brotherhood Part1: European Governmental Funding, 2022.3, p. 1.

② Jocelyne Cesari, “Religious Trends in European Islam”, *The Future of Islam*, 2017, p. 84.

③ 李维建:《宗教与政治之间——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组织特点与本质特征》,金泽、李华伟主编:《宗教社会学(第五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07页。

洲议会首次通过一项关于保障非洲后裔基本权利的决议,该决议包括反对种族主义、警察暴力执法和殖民主义的国家行动计划,欧洲反对种族主义网络称是其努力游说的结果,<sup>①</sup>而该组织与欧洲穆兄会组织联系密切。2020年5月,欧洲穆斯林青年和学生组织联合会联合16个欧洲民间社会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欧盟成员国采取行动减轻新冠疫情对各国穆斯林社区的影响,并指出欧洲社会存在结构性歧视、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教恐惧症和种族主义的政策。<sup>②</sup>2021年10月,欧洲穆斯林妇女论坛发起“#Let Me Choose”的社交媒体活动,捍卫穆斯林妇女佩戴头巾的权利。作为活动的一部分,欧洲委员会发起一场极具争议的支持头巾(希贾布)话题活动——“美丽在于多样性,自由在于希贾布”,后由于法国政治家投诉,欧洲议会取消该活动。<sup>③</sup>2022年11月初,英国的伊斯兰学生社会联合会发起名为“消除伊斯兰恐惧症”的全国巡回演讲,与学者和其他组织机构合作,解决穆斯林学生面临的制度性歧视,捍卫穆斯林学生的权利。<sup>④</sup>以上机构表达的呼声和诉求,也是欧洲穆斯林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从其活动内容来看,欧洲穆兄会的目标在于(1)传播宗教,以在欧洲人口中培养一种抵制同化的穆斯林身份;(2)成为穆斯林与欧洲政府打交道的官方代表;(3)影响欧洲国家与伊斯兰教相关政策。另外,欧洲穆兄会相关组织和人员也在尽力提高自身在欧洲伊斯兰教中的神学代表性。2022年5月14至15日,波黑萨拉热窝启动了欧洲古兰经理事会,发起者有欧洲穆斯林委员会主席萨米尔·法拉赫、欧洲人文科学研究所德国分支机构和欧洲法特瓦研究理事会德国分支的负责人塔哈·索利马·阿默、欧洲伊玛目理事会主席卡梅尔·阿玛拉,慕尼黑伊斯兰中心<sup>⑤</sup>的伊玛目艾哈迈德·卡利法。

对大多数欧洲国家而言,其穆斯林社区需要结构完善、组织有序的机构作为代表,与政府沟通协作,政府也需要与类似的机构保持对话,避免穆斯林社区激进化,并在打击极端主义方面与官方形成合力。目前欧洲穆兄会组织一直力图在欧洲穆斯林群体中树立代表性。在欧洲一些国家,左翼政党政治力量需要穆兄会组织带动穆斯林选票,作为参与选举的支持力量。然而欧洲国家的穆斯林有着族群多样性,传统上,不同族裔的穆斯林隶属不同的机构为其代言。在欧洲组建一个能真正代表北非裔、土耳其裔、海湾裔、西非裔、南亚裔等穆斯林的难度超乎想象,谁来代表欧洲的穆斯林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穆兄会在多大程度上垄断欧洲穆斯林社区的代表权有待研究。

#### 四、结论

从创办之初,穆兄会作为泛伊斯兰运动的一部分,有强烈的政治社会参与感和广泛的行动模式,触角延伸至慈善活动、教育机构,甚至银行和金融系统。哈桑·班纳的政治伊斯兰理念和实践理论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也发生了较大变迁。卡拉达维倡导的“中间主义”思潮和教法创制更是影响了作为欧洲少数群体的穆斯林在宗教诠释方面的灵活性。卡拉达维关注到不同国家地区的具体情形,主张生活在非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需要对教法进行正

① Global Influence Operation, Europe and the Global Muslim Brotherhood Part2:Lobbying and Political Impacts, 2022.8, p. 11.

② Global Influence Operation, Europe and the Global Muslim Brotherhood Part2:Lobbying and Political Impacts, 2022.8, p. 8.

③ Global Influence Operation, Europe and the Global Muslim Brotherhood Part2:Lobbying and Political Impacts, 2022.8, p. 15.

④ Council of European Muslims: FOSIS Continues “Dismantling Islamophobia” Tour Despite Institutional Pushback, 2022-11-26, <https://eumuslims.org/en/media-centre/news/fosis-continues-dismantling-islamophobia-tour-despite-institutional-pushback>. (阅读时间:2022年11月28日)

⑤ 慕尼黑伊斯兰中心是欧洲早期的穆兄会组织之一。

确创制，穆斯林不能将伊斯兰教法强加于当地社会，强调穆斯林要服从当地的法律和制度。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起，欧洲穆兄会组织开启缓慢的内部改革。在神学层面，保守的罕百里教法学派解释难以适用欧洲穆斯林生活需求，当前欧洲穆兄会强调创制的合法性，回归解释文本，构建适应当代欧洲环境的伊斯兰教法理学。在实践层面，试图与当代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进行切割，不以伊斯兰教国家构建为目标，而在引导适应欧洲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保护宗教信仰和伦理框架发挥作用。

世界范围内穆兄会并非组织清晰的一体化机构，尤其在欧洲国家，分支机构更呈现出自主性和特殊性。如何评价欧洲穆兄会组织及成员？笔者认为，首先欧洲穆兄会组织及成员与捍卫所谓伊斯兰传统的萨拉菲主义有很大差别，欧洲的穆兄会强调在忠于自身信仰和忠于欧洲公民之间找到平衡，采取“保守而不孤立，开放而不融合”的态度，既保持自身信仰文化，又可实现与政治积极互动。<sup>①</sup> 其次，从代表性上而言，欧洲穆兄会一直致力于扮演欧洲穆斯林群体缺失的领导角色。由于欧洲各国多样性的穆斯林群体，难以出现真正有代表性的组织。再次，欧洲穆兄会在引导穆斯林参与社会、传播伊斯兰价值观念方面又有着穆兄会的特色，强调来源于伊斯兰教的道德观念。目前这些组织较少关注在西方建立伊斯兰教国家、实现伊斯兰化等政治目标，而是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第四，这些组织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是在欧洲既有政治框架下运作的，近年来在政坛活跃与欧洲国家保守主义思潮兴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鉴于欧洲反恐和去极端化事业的发展，这些组织机构及人员近年来也经历不同程度的调整，未来是否能持续发展，取决于其在引导穆斯林移民有效融入欧洲社会能否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另外，欧盟机构将资源分配给穆兄会相关组织，在保护伊斯兰文化和穆斯林生活方式独特性的同时，有可能阻碍穆斯林有效接纳主流文化思想和社会规范，对整合穆斯林成为欧洲公民存在一定程度风险。

（责任编辑 王 伟）

① Lorenzo Vidino,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Austria*, New York: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17.8, p. 11.